

本期关注

让远去的硝烟唤醒全民族记忆

——全国各地保护利用战争遗址遗迹掠影

硝烟早已散去,但留下的战争遗址、遗迹,却时刻呼唤着我们的民族记忆、敲打着我们的国防意识、培养着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近年来,军地对战争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利用都愈加重视,坚持从长远出发,不断完善和拓展功能,让其“活”起来,向世人传达:英雄虽已远去,但他们的精神可通过这些遗址、遗迹永相传。

——编者

小百科

一江山岛战役 一江山岛战役是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陆、海、空军各一部,对台湾国民党军据守的浙江省东部一江山岛进行的进攻作战。这次战役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经过3天战斗,解放军收复该岛。

东满抗日根据地 1932年11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董长荣率领东满特委机关到小汪清(马村)抗日根据地,与汪清县委合署办公。次年,东满特委整编了延吉、琿春、和龙、汪清4县的游击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东满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建立的东满抗日根据地成为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琿春、和龙、汪清4县的游击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东满游击队逐步发展成为东满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建立的东满抗日根据地成为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松山战役 松山战役是抗日战争滇西缅北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6月4日进攻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的松山,历时95天,本次战役胜利将战线外推,打破滇西战役僵局,拔下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为最终打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

为最终打通公路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大反攻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纪念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递投降书。此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参照南京受降仪式,举行分区受降,并具体办理接受日军投降缴械等事宜。

一江山岛战役遗址的华丽嬗变

■本报特约记者 罗正然 通讯员 李健南

在辽阔的东海之上,一江山岛实在太小。然而,60多年前发生的一江山岛战役,给浙江台州这座面积仅1.24平方公里的小岛,赋予了别样的历史意义与军事价值。时光荏苒,一个甲子的时光悄然流逝。因无常住居民,一江山岛当年在枪林弹雨中所留下的战斗痕迹,慢慢被茂盛生长的灌木杂草抚平,就连碉堡掩体等战斗工事,也被植物所遮挡。如何让这段光荣历史成为永不消失的红色记忆?台州军地走过一段并不平坦的道路。为保护好战役遗址,从2008年开始,台州市就对保护修复一江山岛战役遗址工程展开立项,先后投资4100万元,完成第一期工程,并把一江山岛战役遗址作为国防教育课堂,当地党政机关、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始分批次前来参观见习。

但过了一段时间,参观者便日渐减少。台州市椒江区国教办工作人员走上街头进行随机问卷调查,有市民反映,一江山岛跨海距城区30公里,上岛参观需一早从家里出发赶到码头,乘船踏浪好长时间,然后才能上岛,岛上既无饭馆,又无旅店,很不方便。此外,有年轻人反映,岛上缺少体验式、休闲式的旅游附加项目,因此对他们的吸引力降低。看来,要想改变一江山岛战役遗址“门庭冷落”的局面,需要转变思路。针对调查中市民的意见,台州市和椒江区两级国教办同志集聚一堂,共同探讨对策,最终决定走“办企业吸引人员上岛,政府开展国防教育”的路子,变“等客上门”为“开门迎客”。

2014年7月,围绕打造“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保护开发战争遗址的后续工程启动。他们向原总装备部争取到一艘退役潜艇、一架退役飞机、一辆退役坦克和两门退役大炮等退役武器,建成了由战役史料馆、影视馆等组成的游客接待中心。同时建起了战斗体验馆,游客可住进野外帐篷,用野外炊具烹制晚餐,在旧战场玩真人CS对抗,在“枪林弹雨”中体验三军联合作战。面积2200平方米的人口广场,昂然屹立着三棱纪念碑,广场西侧散落着礁石,代表着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将士在恶劣环境下协同作战,一往无前的钢铁意志,80多个碉堡、8公里战壕修复如初。战役的亲历者刘石安老人看到这些十分欣慰,他步履蹒跚地登上小岛最高点时,遥望海面,满怀感慨地说:“当时的

惨烈场面,没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牺牲了5名战友,才把红旗插到这里。”据了解,此番调整后,前往一江山岛战役遗址的民众呈井喷式增长,国防教育的辐射面自然也大大拓宽。“此次战役有哪些作战考虑?”“为什么要选在这里作为登陆点?”某部队正在现场教学。由于一江山岛战役是我军首次三军联合作战,这样的战役遗址便成为我军研究联合作战的天然课堂。作战战例分析、战场考察研究、战例想定作业、现地分析研讨、梳理总结战法……像这样的教学队伍,一江山岛每年要迎来十几批,一江山岛战役遗址成为现地教学和培育战斗精神的基地。逝去的是硝烟,不灭的是精神。从历史激荡中回到现实,前来见习的解放军官兵无不感慨,在恢弘的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就能够在实现强军目标的大道上走得更加从容。曾有军事专家来该岛考察时称,这哪是座小岛,它是矗立在狂涛怒浪中的精神礁石,是用战火硝烟和热血生命凝铸成的军事教材。



国防大学教学科研创新集训队在一江山岛进行现地战例教学。 刘策摄

汪清抗联烈士不再无名

■张显锋 洪亮 本报记者 乔振友

去年12月,由吉林省汪清县委宣传部、汪清县人武部、汪清县关工委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抗日民族英雄董长荣诞辰110周年纪念邮票”首发仪式,在吉林省汪清县东满特委所在地遗址举行。董长荣是汪清这片红色土地上涌现出的杰出抗日英雄,曾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2005年4月,时任汪清县委书记请来刚刚退休的县委副书记金春燮,对他说:“我们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位置很重要,思考再三,我们决定请您‘出山’,主要任务就是把汪清的红色资源好好挖掘一下。”

汪清县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满地区党的领导机关驻地,仅在汪清县境内,有据可查的抗日战斗就有105场,抗日烈士墓地和抗战遗址多达177处,有600多人为国捐躯,中共东满特委书记董长荣是其中之一。金春燮告诉记者,董长荣烈士墓位于汪清县东光镇庙沟村抗战遗址,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被杂草覆盖,上面散落着三四十块拳头大的石头。如果不仔细辨认那仅有50厘米高的小木牌,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著名抗日英雄董长荣烈士的墓。

“不让历史断崖,不让烈士‘无名’,只要是在这片土地上为抗战牺牲的英烈,有生之年我都要给他们立碑!”走马上任的金春燮踏上了汪清的每一处革命战争遗址,给自己定下了目标。他和两个助手发动群众,在全国收集汪清在抗联时期的相关材料。一开始,他们在互联网上征集线索,半个月就收到500多份。“但网上的资料有实也有虚,我必须对每一份材料进行核实。”十几年来,金春燮和工作人员一直在重复做一件事,就是到英烈子女、亲友家中查找、走访、校正。

几经辗转,他们还找到了当年亲手安葬董长荣遗体的鲍大瑜。曾经的抗联战士鲍大瑜已是耄耋之年,他含着泪对金春燮说:“董长荣牺牲后,因为当时环境异常恶劣,我们只能用桦树皮将他的遗体包裹起来,安葬在他生前所住的密营附近。”就这样,经过各种努力,汪清在抗联时期的105场战斗、177处抗日烈士墓地和抗战遗址,都被金春燮他们纳入了“汪清抗联全景图”。“写英雄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英雄,浑身是劲。”金春燮告诉记者,每当工作劳累时,他就翻看之前写好的英烈传记,这样很快就有了精神。这些年来,金春燮他们创作的《献给未来的记忆》《闪光的足迹》等英烈传记走进校园课堂,《战斗在白山黑水》《不朽的丰碑》等书籍在网上的点击量也很高。人们对于英烈的关注让金春燮倍感欣慰,也使他更具写作动力。



汪清县关工委主任金春燮为小学生讲汪清抗联故事。 侯俊晓摄

中国远征军魂留龙陵松山

■本报记者 柯穴 特约通讯员 张军

滇西松山,现存抗战遗址69处、遗迹816个,保存完好的战壕约1.32万米,在大小松山、黄土坡等7个高地上,地堡、战壕、弹坑随处可见。这一切,记录的足70多年前,中国远征军尤为悲壮的一幕。“以往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松山只有一个‘子高地’,两个大弹坑,其实不然。”护林员兼导游杨金满告诉记者,“子高地”只是这场战役的一个阵地而已,只占整个松山抗战遗址的1/40。他向记者介绍,松山周边方圆几十里,还有很多遗址、遗迹得以保存下来。比如,位于滇缅公路边的平山阵地、洞卷阵地等,现保存完好。长岭岗因为离松山主峰较远,也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工事遗迹较多且保存完整。

历史是沉静的,如何让它迸发出活力?2009年11月,云南省龙陵县成立普查小组,对松山抗战遗址进行前期基础性普查。第二年,历史上最大力度的对松山抗战遗址的抢救开发工作展开。“游客的数量从过去每年的1万人,到现在的20多万人,增长了20多倍,这标志着更多的民众被抗战精神所感染,让弘扬抗战精神成为一种自觉行动。”说到这里,松山文管所所长陈院峰很是感慨。他还告诉记者,为方便游客,松山客栈、游客服务中心等松山旅游小镇配套设施建设有序推进。

记者看到,沿着松山主峰,新修筑了游客栈道,与主峰相对的南侧是静静伫立的402尊中国远征军雕塑群。栈道两侧各处战争遗迹都配有文字说明和老照片对比图,可以方便游客更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同时,松山文管所还在松山主峰周边的村寨里,发展了一支由当地村民组成的导游队伍,经培训后,所有讲解员持证上岗,以更好地引导游客,为游客服务。此外,由于松山上的战争遗留物还有很多,有些当地人便上山找遗留的弹片之类的铁物变卖。而且,一些地堡、战场遗址等还成了群众的菜地。为了恢复遗址的原有风貌,龙陵县委、县政府专门划定了保护范围,规定当地村民不准进入保护范围内生产劳作、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松山捡拾战争遗留物等。

“松山在龙陵,但它不只属于龙陵,它应该属于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同遗产。我们有责任将它保护好,让子孙后代能永远到这里感受中华民族的爱国豪情。”陈院峰说。仪式如期举行。为尊重历史原貌,新受降亭、亭内石碑尽可能按照原有记载的描述修建。新受降亭周边还建有抗战纪念馆、爱国主义主题影院、纪念广场、受降广场牌楼等。“自受降亭和抗战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制度以来,已经接待各类团体310多个,各界人士180余万人次。”工作人员介绍说,在每年的不同时段,纪念广场还会举办不同主题的教育活动,比如红色系列电影展、红色节日文艺汇演、抗战历史图片展、抗战老兵故事会等。“我宣誓: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牢记中华民族耻辱,发扬勇往直前精神……”每年新兵入伍的前一天,漯河军分区都会组织他们来到受降亭,接受红色教育。“在漯河,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参军报国的热血青年,都会来到受降亭,共同见证历史,告诫自己不忘曾经的屈辱,从这里再出征。”漯河军分区领导如是说。



龙陵县人武部派出讲解员为游客介绍讲解。 夏超摄

漯河受降亭重生记

■乔忠辉 王士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作为受降点之一的河南省漯河,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建亭立碑纪念抗战胜利的地方。1945年9月20日,当时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刘峙,在漯河山陕会馆接受了日军中将司令官藤森孝第12军的投降。亲历日军狼烟投降后,漯河民众情绪高涨,在漯河商会的支持下,自发捐建受降亭。漯河建造受降亭一事,在当时国民党元老中极为轰动,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亲自题写了受降亭正面主碑“受降亭”3个大字,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居正及刘峙分别题写了“受降亭记”“抗战胜利”“建亭记”等石碑。1945年12月上旬,受降亭采用“1亭4碑”的模式,在漯河火车站南侧花园建成。但遗憾的是,受降亭于1947年毁于战火,亭内4块石碑流落民间,直到几十年后,它们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1982年7月,原漯河市文化馆副馆长陈国兴偶然发现,在距离受降亭原位置100多米远的军供站院内,铺在自来水管下当垫脚石的石条,竟然是受降亭的主碑。他马上组织人运走保存起来。后来,他又从民间找到大半块于右任题写的“受降亭记”碑,但另外两块半

石碑依然杳无音信。此后,记载着日本投降历史的“受降碑”就一直在文化馆的院子里静静地躺着。随着漯河人民历史文化意识的不断觉醒,社会各界要求重建受降亭的呼声越来越高。2012年,以展现漯河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河上街古镇”项目启动。“受降这段历史也是漯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漯河市政协文史委主任鲁德印认为,把受降亭重建与河上街古镇项目结合起来,既能将爱国主义情怀融入其中,也能让漯河人了却一桩心事。2014年5月1日,新建受降亭落成

仪式如期举行。为尊重历史原貌,新受降亭、亭内石碑尽可能按照原有记载的描述修建。新受降亭周边还建有抗战纪念馆、爱国主义主题影院、纪念广场、受降广场牌楼等。“自受降亭和抗战纪念馆实行免费开放制度以来,已经接待各类团体310多个,各界人士180余万人次。”工作人员介绍说,在每年的不同时段,纪念广场还会举办不同主题的教育活动,比如红色系列电影展、红色节日文艺汇演、抗战历史图片展、抗战老兵故事会等。“我宣誓: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牢记中华民族耻辱,发扬勇往直前精神……”每年新兵入伍的前一天,漯河军分区都会组织他们来到受降亭,接受红色教育。“在漯河,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参军报国的热血青年,都会来到受降亭,共同见证历史,告诫自己不忘曾经的屈辱,从这里再出征。”漯河军分区领导如是说。



漯河市源汇区人武部组织民兵到受降亭前开展主题教育。 王智慧摄